

毛詩注疏

第二函
函十二冊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四

卷第十六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毛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

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

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而王于況反

疏

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周。正義曰作文王詩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說其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爲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爲鑒用文王爲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摠之。傳受命至周邦。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

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命也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讖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王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鴟鴞之傳謂管蔡爲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年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

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
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
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
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
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
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邾明年伐崇侯虎
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邾其年與書
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
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
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中候我應
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
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
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
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
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以入戊午蔀
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
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
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猶如也

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旣云入戊午蔀二十九
年雖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籙應河圖則二十九年之文
爲受籙而發受籙者卽謂受丹書王命之籙也以此知入戊
午蔀二十九年卽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
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始言受籙者以文王之時所爲大
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旣言受命之年卽言所爲之
事下乃繼以受籙應河圖此等之事皆由受籙而爲之故受
籙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
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
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
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午蔀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
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已塞水
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旣言
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籙復說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
爲受命年也受命之月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
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爲入戊午蔀三
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歷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
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
元年歲在己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

云以歷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
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維師謀云唯王既
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
六年而伐崇居豐也卽云至磻谿之永昌尚釣崖王下趨拜
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命云維授金鈴師
名呂尚得命卽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
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參校於茲明矣若
然鄭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
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
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終則通數
取魚之年乃得爲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鳥武王俯取魚皆七
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爲
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
我終之後恆稱太子河洛復告邇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升
冊稱皇太子得魚卽云俯取是得告之卽須改稱故不與文
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蔀二十九年
矣案乾鑿度云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
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
洛書之命爲天子以歷法其年則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歲
在癸丑是前校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

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錄之言足以可明故
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
部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歷七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
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甲子
之日爲初部名甲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
卯卽以癸卯爲部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部三也辛酉部
四也庚子部五也已卯部六也戊午部七也丁酉部八也丙
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癸酉部十二也壬子
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部十五也已酉部十六也戊
子部十七也丁卯部十八也丙午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
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
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
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卽是入後紀之年
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
等六部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卽是入戊午部二十四年更加
五年爲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卽以六十除積年
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爲積日
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
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
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

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徧校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爲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部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爲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文言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雒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侯豸倉姬演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是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皇銜丹書於文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曾無斥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卽丹書是也不然鄭何處得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旣言七年而崩則亦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所以不卽改元而待後命何也且鄭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若前命已爲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旣天已使爲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違拒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皐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

車是其變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得更有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鳥銜書，非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爲正也。故圖者謂雖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皇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是不從河者也。坤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不必皆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鳳皇，通卦驗謂之爲鳥。鳥者，羽蟲之大名。赤雀、鳳皇之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旣伐於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皇銜丹書遊於文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鳥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譜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無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旣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

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爲次未可卽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太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大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帥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卽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旣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

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卽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雜師謀注云文王旣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闔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羗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

羣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大
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以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正
室且文王爲今年得之明年卽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
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勲世
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
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
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
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感
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周西伯出獵
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
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
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
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
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尚書帝
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
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旣衰之
後天不復重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
與之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文

王在上於昭于天

文王初爲西伯有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箋云

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諡曰文。於音烏注及下於緝并注皆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著珍慮反諡音示慎也悉也生存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爲諡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乃新在文

王也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大音泰後大王皆同。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

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言文王升

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疏

文王至左右。正義曰言文王初爲西伯

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加美以此故爲天所命周自大王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爲新國矣以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天旣命文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受天命則有周之德爲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爲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爲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

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之。傳在上至歎辭。正義曰此言於昭于天是說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見上天故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歎之是於爲歎辭也尚書注云於者鳴聲則於鳴古今字耳。箋文王至曰文。正義曰下言其命維新則此未受命時事故鄭本而言文王初爲西伯未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爲天所命也言初爲西伯以對後爲王摠受命之前爲初非謂爲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于天明治民之功見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言著見者爲天所加美而知之故天命之爲王使爲君於天下至崩而諡之曰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諡周道也。箋大王至美之。正義曰言大王自幽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爲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闕宮云寔始翦商是王迹起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雖爲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一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爲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傳有周周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爲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箋周之德至是矣。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爲天所命故反其辭以結

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既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傳言文至接人。正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祀撫養以接之。箋在察至行之。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爲而效之。 **魯** **魯** **文** **王**

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

支百世

令 **支** 支音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箋云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

也其善聲聞曰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 **支** 音尾聞音問注同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敷音孚施始鼓反適音的字或作嫡 **凡**

周之士不顯亦世

不世顯德乎也者世祿也箋云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

世在位重其功也。

疏

支音至亦世。毛以爲支支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爲人

所聞曰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
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維文王孫之與
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澤
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福慶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德
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爲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
德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識行
復已止也。鄭唯以哉爲始侯爲君爲異言文王能敷陳恩
惠之施令德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爲天下
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爲天子支庶爲諸侯皆得
百世餘同。傳疊疊至支子。正義曰疊疊勉也釋詁文哉
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裁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
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哉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
得爲維也適譬本幹庶譬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王肅
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
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及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
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箋云始至百世。正義曰哉始侯
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君其子
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明德卽陳錫是也不
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
致令聞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夫故知去

恩惠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也。傳不。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爲顯也由顯而得世故并及之不由顯德乎其世顯德也謂臣有顯德令子孫世之仕者世祿欲舉輕以明重若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仕者世祿孟子文。箋凡周至其功。正義曰以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摠稱亦可以兼士也凡爲摠辭顯爲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以言亦世者亦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以此知毛言世祿舉輕苞重耳不謂不得世世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在卿大夫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爲列土諸侯或爲王朝卿佐維爲王朝之臣其大功亦得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辨其內外也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爲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祀則卿大夫